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許卷之十五

蘆泉劉績編註

許本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後遷葉城父白羽容城亦謂之許

姜姓男爵出自炎帝之後羌四岳伯夷之子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郡許昌縣。漢世名許縣魏武作相改曰許昌春秋時國小近鄭再滅之以為附庸後附楚靈公遷于葉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葉縣古應之國子悼公遷于城父即夷本陳地楚改名夷屬譙郡今直隸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又遷于白

羽即析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許男斯遷于容城自文叔十一世始見春秋後元公子結元年獲麟至戰國爲楚滅地里志云二十四世爲楚所滅

莊公隱十一年奔衛鄭人立其弟穆公

己巳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僖鄭伯莊入許公谷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胡氏曰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郲音來即時來鄭地滎陽縣東有釐城釐音來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授兵賦車馬也大宮鄭祖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以遂廟主行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皆鄭大夫

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廟内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即閼棘戟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音侔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死也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供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與去聲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

假手于我寡人。（鬼神不得自逞快伐許假之於鄭）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言我止鄭之一二臣而不能安況又益之以許此言不能有許）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餬以為粥食者非說文寄食也亦非按昭七年以餬余口則是塗抹供給意今人謂塗物為餬紙餬帛是也言叔段尚不能和協使求食於諸侯內亂之是憂不能久有許）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天前禍許今以禮不以禍則許不止有此東偏將使入許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

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謁告也妻家曰昏重昏曰媾降屈已從人也滋生蕃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言我使汝奉許叔者不過許復國之特於鄭之請謁如姻親相從而已不可以鄭為欲滅許國更求於諸侯立他姓君滋蕃於許以偪鄭爭許地我大臣兄弟不能共億和協子孫覆亡不暇必不能滅許而禋祀之也豈可以鄭為必滅而望救他姓哉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桓公至莊公方三世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度也舍置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猳百人為卒猳牡猪也行出犬鷄二十五人為行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謂射考叔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穆公即許叔名新臣莊公弟隱十一年鄭伐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乃立許叔居許許東偏以奉其祀居東偏十五年方復國復國四十二年共五十七年卒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甲申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衆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齊

地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時鄭厲公出，昭公入，有內難，故許叔得入。

○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許叔宜立，但因亂竊入，非復國道，故不書歸。

丙辰莊二十九年 ○夏，鄭人文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謂聲罪致討也。無曰侵，侵者加陵之意，無鐘鼓以入其境，即潛師掠境也。輕曰襲。疏云：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即輕行而掩之。

乙丑僖四年〇夏許男新臣卒〇葬許穆公公作繆

許穆公卒于師特從齊伐楚次陘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補加二等

〇穀梁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齊桓威信著諸侯安之故雖卒于外亦以在國例書也

僖公名業穆公子魯僖五年即位文五年卒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丁卯僖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夏公會齊桓宋桓陳宣衛文曹昭伐鄭楚成圍許以救鄭諸侯還見鄭楚退舍武城猶有忿志故蔡將許君見於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啣璧面背也謂背縛其手以口啣璧

以為襚大夫衰絰若將授死故大夫衣有喪者服士輿櫬櫬棺也與棺而從

之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

如是微子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

祓除凶之祭也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甲午僖三十三年○晉人襄公陳人共鄭人穆伐許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晉襄繼伯討其不服

己亥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子文六年○六年春葬許僖公。

昭公名錫我僖公子次六年即位宣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年謚法明德有勞曰昭

己巳宣十七年○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夏葬

許昭公。

靈公名寧昭公子成元年即位襄二十六年辛在位四十四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癸酉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自宣十二年戰邲敗晉遂事楚晉方伐鄭怒其不服不忍此而興師伐人國書以示譏夷之稱國○鄭伐許鄭附于楚一年再伐許故

許恃楚共而不事鄭襄鄭子良伐許。

乙酉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楚地即汝州葉縣

許靈公畏偪于鄭成請遷于楚共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甲辰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簡晉平荀偃衛獻甯殖宋平

人伐許　之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春晉會魯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溴梁大夫盟見晉亂大夫而歸諸侯也鄭

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蟜與盟晉伐許

以鄭與許有宿怨故又相君親往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

叔孫豹與盟當伐許以從公歸故叔老會晉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等

也謂荀偃甯殖宋人皆卿大夫爵位相等唯鄭伯從師君也臣不可先君故書曰會鄭伯夏六

月次于棫林許地庚寅伐許次于函氏許地晉荀偃欒

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十二年楚伐宋次揚梁以報晉之取

鄭見鄭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北有湛水東入

汝湛音沉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甲寅。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簡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許諸國皆大夫鄭君獨往故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平在明年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昧貪迷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吝惜也言鄭人欲與楚戰者皆釁動於一時之勇後日之禍則不肯謀以滿足

如此好爭之性欲求武勇之名非能為國計長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鄭邑墮其城涉於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獲楚攻門者九人涉于氾而歸楚師乃自氾城下涉汝水南歸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而後葬許靈公

悼公名買靈公子襄二十七年即位在位一十四年卒謚法年中早夭曰悼

戊辰昭九年○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夷即城父本陳地楚滅陳取之改名夷屬譙郡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州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也其民有田在淮水北也夷田少故取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遷先居城父者於陳以夷田在濮水西者益之遷方城外人
于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爲許令遷於夷無人居故以方城外人實之
丁丑昭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即析楚邑名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頃鄭定方睦鄭若伐許而
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昭十三年楚復六國許自夷遷葉葉在楚界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
余俘邑也杜謂許以非己地不專爲楚守之也令政謂上下和易興師以伐人也許以己舊爲侯國非附庸不禮於鄭鄭以許爲己俘獲之邑責禮於許此言鄭必伐許許必不能守而喪楚之葉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俘邑舊以許先鄭封爲舊國非
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少。土謂葉易輕慢也國謂楚少謂失其地也葉爲蔽障故不可易而失之許不可俘。許不可使之失國讎不可啓。鄭不可召之伐許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戊寅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云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被弒君名

○穀梁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

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音益咽喉也）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爲飭成童八歲以上）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衣飯寒則加飯衣飽煖則損其飯衣故病者脫然愈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耳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其罪）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許男斯悼公子世子止弟昭二十年即位在位十九年爲鄭滅

乙未定四年○許遷于容城任公輔以爲即華容縣亦析之近地未詳

丁酉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大叔子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六年春鄭滅許以楚敗也時吳入郢

元公名成公手作成汪氏以爲即斯年表以斯亡元元公成在位二十三年謚法始建國都曰元

己未哀十三年○夏許男成卒國滅後楚復立之○葬許元公

春秋左傳類觧許卷之十五終

春秋左傳類解衛卷之十六附邢

蘆泉劉績編註

衛大名府北直隸衛輝府隸河南兖州府隸山東

姬姓侯爵出自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作康誥封為衛伯篇中稱弟者乃成王不敢有文武功先儒以為武王封誤居河淇之間故商墟汲郡朝歌縣是也今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隋改為衛縣在衛輝府淇縣之東也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一作疌伯卒子

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進爲侯立二年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大子共伯餘立爲弟武公和弒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平王進爲公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子桓公完立桓公十三年入春秋本都河北至文公東徙渡河城楚丘山陽郡城武縣是也（有楚丘亭齊桓所城今屬兖州府）子成公遷帝丘東郡濮陽縣是也（古帝丘顓頊墟隋改昆吾縣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後出公十二年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爲秦二世廢

桓公名完莊公子母戴嬀十三年入春秋在位十六年為州吁弒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辛酉三年隱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名姜齊姓莊從夫謚也衰為長男故大子在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厲謚嬀姓舜後其娣戴嬀生桓公戴亦謚也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碏音鵲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正也對下文邪而言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驕矜陵物奢侈僭上淫過縱也泆放蕩也邪由此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階謂寵祿也夫寵而不驕

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安重貌鮮少也驕矜必不能降下人強降下人必憾恨必思作亂而不自安中上四者所以生邪意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傳曰君能制命而義臣行臣從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去上聲效作放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

主戊隱四年〇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殺作祝〇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伐鄭莊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音卜陳地水名在曹衛之間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

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穆公讓姪殤公逐其子馮奔鄭及衛

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鄭公孫滑奔衛二年鄭伐衛見鄭而

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春秋時凡簒立與諸侯會列名則不復討使告

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

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

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衆仲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

乎成和民爲君欲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棼音焚猶紛也若紛之益見亂難理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恃險自固曰阻阻兵即虐用民安忍即弑君）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戢收歛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即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不書公子惡其專兵強君以不義蓋衛弑君不可黨鄭無罪不可伐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厚石碏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

碏音石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下能

討賊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即就也陳人執之而

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

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獳如侯反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其是之謂乎

○穀梁曰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大夫弒其君以

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註凡非正嫡謂之嫌謂非所宜立寵勢如二君

其弒欲取其國而代之故繫國於氏上使如衛君

公羊所謂當國之辭是也言意在繼立而滴就其

序○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祝吁之挈失嫌也挈謂不書氏族提挈其名也失嫌謂不得民心欲討其罪而不以為君也其月謹之也謹討賊例時于濮者譏失賊也憫衛而罪諸侯不即討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邢國名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穀梁曰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不書公子惡其不正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

宣公 名晉莊公子桓公弟隱五年即位桓十二年卒在位十九年謚法施而不成曰宣

癸亥隱五年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音成公作盛在濮州雷澤北三十里郕國故城是也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桓公被弒八月而後討賊十五月而後葬 四月鄭人侵衛牧 牧衛邑 以報東門之役 在四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 燕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在東郡燕縣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三大夫攻燕前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二公子攻燕後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制鄭邑名即制巖邑之制在河南城皋縣一名虎牢曼伯子元之軍也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

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丙寅 隱 八年春宋公殤衛侯遇於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句音鉤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僖衛侯盟于瓦屋杜云齊侯尊宋使主會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宋衛伐鄭平與鄭平也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即垂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周地

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從征則民離散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辛未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壬申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魯春與衛戰爲葬衛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惠公名朔宣公子桓十三年即位在位四年奔齊後八年復入共三十一年卒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乙酉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張氏曰朔已立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杜云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朔之也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即職右媵之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即洩左媵之子夷姜縊失寵自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從夫諡姜齊姓即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

可也。及行飲以酒。飲去聲 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

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急子母弟故立之 惠公奔齊。

〇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

子也其得罪於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

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玆舍不即罪爾 言天子使朔守衛國之宗廟告朔天子召之發小衆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也託疾而止不就罪也屬託也負玆言負事繁多故致疾諸侯病之自稱也

黔牟 宣公子、急子母弟桓十七年為二公子立在位八年惠復入奔周

庚寅 莊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合黨興師伐無罪國故疾惡之不書公子與前隱二年翬帥師伐鄭同

○穀梁曰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壬辰 莊五年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哀伐衛逆王命故書人

冬伐衛納惠公也。

癸巳 莊 六年春王正月公谷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王人王之微官下士也子突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貴

王人所以責諸侯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黔牟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度入聲）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衷中也度始終然後立中制）不知其本不謀（不知本可托不謀其事謂度其本）知本之不枝弗強（知本無枝葉不益成其事謂度其末枝）詩云本枝百世（大雅文王篇言文王本枝皆茂所以能固位百世）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曰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受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天子召而不往故出書名天子不欲立朔故入書名

壬子莊二十五年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懿公名赤惠公子莊二十五年即位閔二年爲狄滅在位九年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辛酉閔二年 ○十有二月狄入衛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有藩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

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杜云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使柔順依人杜云取文章順序義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河北地名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杜云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昭伯黔牟母弟惠公庶兄公子

頊也。[立姜頊庶母齊女故齊使烝之]強之，生齊子、戴公、[名申]文公、[名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女嫁宋桓公故宋迎衛敗衆夜濟河畏狄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共及滕皆衛別邑衛州有共城]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史記衛人惡惠公之詭殺大子伋威其後更立黔牟弟之子為君曹衛下邑廬舍也詩序所謂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是也]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風篇名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此詩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桓公之子武孟也]歸公乘馬、[四馬曰乘]祭服五稱、[衣單複具曰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

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細倍常者長四丈兩端卷各二丈故云兩

文公名燬急子弟二人曰黔牟曰昭伯昭伯生戴公文公懿公死戴公立逆卒文公繼立僖元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卒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文縷粗踈也務材訓農務畜材木訓教農事通商惠工通商以迁其貨有無惠工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敬五教勸民學授方任能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委任皆有才者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季年末年也

癸亥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衛已失楚丘不能城而諸侯城之故不繫衛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言封不書所

會後也魯後至不及期故不書諸侯爲魯諱

○公羊曰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可以專封諸侯故不言迁衛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

癸酉僖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甲戌僖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丙戌僖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葬衛文公。

成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六年即位宣九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己丑僖二十八年 ○衛侯出奔楚。晉救宋伐衛致楚敗楚城濮衛侯聞楚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事見晉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則名殺叔武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母弟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之子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不敢以不殺子故廢命故奉武入守衛國夷諡也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盟踐土故聽其歸入守衛國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莊子之子宛濮衛地陳留長垣縣西

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變盟以禍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寗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衛侯欲速入先國人期之日故武子先與長牂入告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佐助衛君也）鍼莊子爲坐（坐獄對理曰坐）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臣不宜與君對坐故使莊子代衛君坐又使武子相士榮爲獄官質正之）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兪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時天王狩河陽執之於踐受朝畢還京師而歸之也）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無底囊以饘粥置中轉適獄中武子以此爲職不去也）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即公子適也舊註亦衛侯弟）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中國猶國中也諸侯失國則書名）○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普天下皆王土若言入則是周不能有衛故雖就國執亦不言入）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書之乃緩辭按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謂乃急辭斷在晉盖衛之罪疑而曹之罪著故云然）

○公羊曰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爵不書人）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斷在天子而已不與聞是尊君故為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己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故至此也此言晉所以書人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晉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言咺訴以執君經書自而晉有力者蓋以咺為叔武爭本直故晉得

卯之按君臣無獄此義未安

辛卯僖三十年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書及謂以咺之故延及瑕書公子見瑕雖踰年守鄭不居其位也衛侯書名為殺骨肉也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双玉曰瑴音角王許之

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廑音勤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即瑕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古者爵人必於祖廟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羊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

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傳謂在道令人殺之今按書法自當稱衛）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傳例歸出入無惡也今衛有專殺大夫惡）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壬辰僖三十一年）◯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盖避狄難）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丘在東郡濮陽縣衛地）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仲康之子居帝丘康叔衛始祖）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二國夏之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絶）不可以間成王

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癸丑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其不地盟於狄也丹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報圍衛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乙未文元年○晉侯伐衛○衛人伐晉不書晉取戚而衛書人于晉而罪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衛三邑名為鄭所并者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河內地先且居曰先軫

子爲中軍帥效尤禍也以衛不朝伐之君不朝王是效其過致禍之道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臼司空季子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衛邑名在頓丘衛縣西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孫仲之子良夫之父食采於戚邑故獲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丙申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成陳侯共鄭伯穆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公未至時公如晉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士蔿

子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伐晉〕書士穀〔一本作書曰晉士穀〕堪其事也〔士穀爲司空非卿常例不應書〕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丁酉文三年〕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戊戌文〕四年春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

◎衛侯使甯俞來聘〔吳氏曰夏朝晉而秋聘魯事大睦鄰以安社稷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正政令也其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天子當日諸侯當露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愾恨怒也彤赤色玈黑色覺明也報報功宴樂也其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干犯也戾罪也

辛丑文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即趙盾時為政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

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逸書大禹謨篇今借以爲臣服者則戒諭休美之叛亂者則督責威刑之即討叛柔服從也有此德又勸勉以九歌使德不墜）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言六府三事之德皆合宜行之謂之德禮故人樂而歌以服之）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壬寅 文）八年春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楊晉大夫匡爲鄭侵元年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之戚即元年所取戚田）且復致公壻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申虎牢皆鄭邑晉取封公壻池今還之楚地有公壻紛則此公壻因居地而以為氏者池其名杜以為晉公壻者非

丁未文十三年○狄侵衛特衛侯會魯于沓故狄乘間侵之

辛酉宣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穆公名遬成公子宣十年即位成二年卒在位十一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乙丑宣十三年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十三年晉宋衛曹盟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救之見宋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亢禦也

丙寅
宣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旣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以女妻達子使繼位

壬申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即桓子宣子之子爲衛卿石稷即成子碏四世孫甯相武子之子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時齊伐魯還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缺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指孫良夫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鞫居石成子乃止禦齊且告齊衛救車甚眾故齊師不追次衛地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于奚守新築大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救桓子之功辭請曲縣杜註軒縣也周禮天子之樂宮縣四面諸侯之樂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繁馬腹帶纓鞅也在齊前皆諸侯禮服公卿俱無繁纓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名上下之名信言之實也正名以出之則言順器車服之類言順則上下車服一定而不移而爭成藏於寶也車服所以表尊卑禮故曰藏禮有禮則上下各得其宜故曰行義有義則自和物生利既利則民無不治矣平猶治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晉郤克士燮欒書因魯衛求救伐齊戰事見齊哭于大門之外。未復命不敢成禮故哭於門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喪大記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姪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王葬適行此禮

癸酉成三年○辛亥葬衛穆公。六月葬緩

定公名臧穆公子成三年即位十四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丁丑成七年○衛孫林父出奔晉。孫林父謚文子乃桓子良夫之子

衛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故晉因衛朝而還之

甲申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例諸侯納之曰歸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定公夫人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良夫

乃衛同姓之卿孫氏出自衛武公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孔達孫甯惠子名殖甯相之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敬姒定公之妾衎即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夫人乃獻適母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姑所謂暴妾使子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音專又去聲衎母弟大夫聞之

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乙酉成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獻公名衎定公妾敬姒子成十五年即位襄十四年奔齊衛立殤公襄二十六年復歸衛二十九年卒其三十三年謚法聰明睿哲曰獻

殤公名剽公子黑背之子穆公孫襄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弒在位十二年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壬寅襄十四年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註食謂宴食君聞燕無事召臣共食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服朝服待命於朝旰日晚也不召與之食而射鴻

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冠也

君敬大臣宜釋皮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氏邑在衛河上孫蒯入

使。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篇名其卒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居戚欲為亂也麋同湄水草之交也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亦樂官也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使妻子亦入戚而入見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姦之雖姦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欲速出竟恐難作也古者於竟上立闕識異言異服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皆群公子丘宮近戚地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衛邑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亦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地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杜以惠公徒因敗散還故鄄人為公執之今按公雖居鄄鄄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孫氏得民也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庾公差尹公佗為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丁為公御車子魚曰。即庾公差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軥音鉤又渠說文軛下曲也杜云車軛卷者尹公

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爲去聲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矢貫公佗臂子鮮從公。即鱄獻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獻公嫡母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蔑輕易也指寗子孫子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中悅手者櫛理髮者皆婦人事夫且暴如暴蔑其君之暴妾微賤也註以爲暴虐使余如妾亦通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成叔魯大夫名瘠厚本作郈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

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逞發洩其若之何（增其逞應發洩爲逐君事）衛人使大叔

儀對曰（即文子懿子祖）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

即刑而悼棄之（自傷悼棄去）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

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謂有君不弔等語）敢拜君命之辱

重拜大貺（謝重恤賜）厚孫歸復命（孫即成叔）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音來齊

國所滅國使衛侯居此）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獻公貪）右宰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

羔袖。（言初從公非心說如狐裘羔袖美多惡少）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即殤公穆公孫公子黑背之子）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弔失國曰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二子皆獻公弟）見臧紇與之言道（道得其理也）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前牽爲輓後送爲推）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師子野也侍於晉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望謂為之主而民仰望）若困民之主（言不恤民）匱神之祀（之當作之言不事神杜云一本之作之字誤非也）百姓絕望（指人言）社稷無主（指神言）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以佐其家）大夫有貳宗（宗子副貳者）士有朋友（同門曰朋合志曰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以相輔佐也（謂自天子以下皆有貳以輔佐）善則賞之（賞謂獎也即將順其美）

過則匡之。〔即匡救其惡〕患則救之。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史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樂官無目曰瞽詩樂章也亦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大夫則規正教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專達傳于大夫以諫〕庶人謗。〔不與政故謗議〕商旅于市。〔陳貨以示時所尚如踊貴屨賤〕百工獻藝。〔獻其技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徇征篇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杜云大夫也疏謂大夫是羣官之長故曰官師一曰中士下士也規正也執藝以諫君即獻藝也〕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

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冬。季孫宿會晉悼士匄宋景華閱衛孫林父鄭簡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即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已立剽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史佚周武王大史重不可移就撫安之引以明因存立剽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仲虺湯左相侮侵傷也書作取亂侮亡今但取其義不用全文以明推亡出獻公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一本道字作利字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杜云析羽為旌

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乙巳襄十七年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衛孫蒯田于曹隧蒯林父之子越竟田於曹隧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瓶汲水器欲汲水飲馬而毀之也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詬杜云罵也今按辱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也言林父親逐君爲強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即共子成子之子駘五世孫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丙午襄十八年 ○夏晉人平執衛行人石買。穀梁曰稱行人怨接于上也謂怨其君而執其使罪在上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上黨郡縣名執孫蒯于

純留。亦上黨邶縣名爲曹故也。

丁未襄十九年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悼子名惡共子買之子孔成子曰。即烝鉏衛大夫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宗謂爲卿繼祀而族人宗之以爲主詩所謂君之宗之是也

戊申襄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即喜殖之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若不納君掩惡雖飢亦不來享其祭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癸丑襄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居郲

時晉平公會諸侯於夷儀伐齊與齊平慮其失國故使二子迎之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五鹿衛地崔子欲得之故止獻公妻子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衛獻公入于夷儀○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詩邶風谷風小雅小弁皆作閱躬身也遑暇也言身且不容必不暇恤其後日也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終謂終必有成復謂復亦可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書蔡仲之命作慎厥初惟厥終終不困困窮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詩大雅烝民篇一人君也引之以言

置君不定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甯出自衛武公四世莊子速速子武子愈愈子相相子殖殖子喜九世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甲寅襄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即母弟鱄復謂反國也辭。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

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即甯喜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留恤憂患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多猶甚也言子鮮欲踐言多不過亡出悼子曰

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即林父孫嘉聘於齊林父子孫襄居守。即伯國林父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不勝故舍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父黑背字子叔因以為氏無謚故也及太子角剽之子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義則進食祿邑不義則奉身退奉身猶持身也言不敢持其祿邑也周旋謂以祿邑進退從己也戮謂據土背邑罪之大者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令從

竟僕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竟衛竟上迎之遠故獻公喜而執手與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道比竟爲近故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門國門也又近於道故頷杜註頷搖頭今揆頷頭頷謂點首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羈馬絡頭扞衛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出指獻公居指剽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

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故也）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邑）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勇士獻自齊歸疑以戍衛者故爲衛伐晉之戍茅氏者）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文子蒯之父厲惡也杜云惡鬼名）遂從衛師敗之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羊曰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註諼詐也衛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頗居夷儀爲剽臣然後侯間使寧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諼君惡之不當書復歸例復歸者入無惡也）傳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說同悅不從人心也）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

者以惡衛侯也。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

公會晉人鄭簡良霄宋平人曹武人于澶淵澶音蟬衛地近戚○晉人執衛甯喜。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晉取其田六十井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趙武主會書人者公往會臣非禮故不書武以尊公非以武罪而貶也向戌後會期故畔而貶之書人良霄如期而至故序于宋上不書人良霄非主會故書氏族不嫌尊公曹小國故書人無褒貶也於是衛侯會之疑既會而至故不書晉人執甯喜也宮遣遣託之子執二子討其弑君伐孫氏也

使女齊以先歸女齊晉司馬侯也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景鄭伯簡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篇名取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比齊鄭二君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景子國弱也蓼蕭小雅篇名取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小序云澤及四海也以喻晉君受天子澤而慰我心也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子展公孫舍之緇衣鄭風篇名取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已愛晉君欲親之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引其不足意

正其違而治其煩抑其大過意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
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數衛侯殺晉成人罪不為孫氏故也國
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
與不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篇名取衆
言可畏言衛君雖別有罪衆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叔向曰鄭
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士子
孔及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惟言七謂子展罕氏子西駟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子大叔游
氏子石豐氏伯石印氏○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公羊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不討其弒君而討其伐戚殺晉戍故不書晉侯

乙卯襄二十七年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殺作專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古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石惡喜黨

黨時惡將曾宋盟張兵見楚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指林父甯喜不應免納我者死指喜無罪不應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章明也罰所以沮惡賞所以勸善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信謂許政由甯氏刑指賞罰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盟以

示不反衛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晉地謂寄於此不歸也惡衛故

不向之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言若仕而廢事則是無功而食爲己之罪固不可也若仕而治其事則人皆知其賢

其出亡非已取由乎君之罪彰人之失亦不可終也二者不可顯言於人故已不仕立人之朝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云稅即繐也音歲疏謂凡稅布即細而疏者為繐喪服繐縷纍纖細而稀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公痛愍子鮮故持為此服公尋覺故曰終身又禮小功不稅喪服已過而追服為稅公與免餘邑六十杜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也論語或言千室或言十室明通稱也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寗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即大叔儀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寗

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涉，經歷也。言不逮訐喜而與之任衞事，故罪累上。由，用也。言喜進用獻公而弒剽，生殺在己，經不以弒君罪之者，惡獻公因立己，不討之而任用也。）衞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弟則無罪。）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衞。專之去，合乎春秋。（信，謂不負其約也。言獻公本使專與喜爲約，納已，許以賂。今反殺之，是獻公負約，不信於喜也。專以此故遂出奔晉，不仕，且不言衞，是專有信，恥矣。）

言而又能隱其兄失言之惡其去合乎春秋故書弟以罪衛侯絢其具反著履劓之頭者舊註非

〇公羊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

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爾指鱄也言出我非二人乃在鱄也以此激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背約殺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恐衆舟有不測已意終不得知故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特割雉爲盟惡獻公失信故不居其國

丙辰襄二十八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碏有大功於衛）

丁巳（襄二十九年）○庚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公

襄公（名惡獻公子襄三十年即位昭七年卒在位九年謚法辟地有德曰襄）

丙寅（昭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程睦（一作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謂庇林父取戚六十邑與之）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雝渠也在原野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意喻兄弟急難相救引以明衛在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孔甚言死喪可畏惟兄弟懷思相恤引以明衛在死喪）兄弟

之不睦於是乎不弔。言衛乃兄弟國如二詩所言皆當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齊惡衛大夫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升恪敬也或疑恪當為降叔父指襄公上帝指天也余敢忘高圉亞圉高圉公劉玄孫之孫亞圉高圉之子皆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追命之典故云

○穀梁曰鄉曰衛齊惡在元年經見楚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

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父受名子於王父王父卒則已命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婤音周又抽姶烏荅反縶姶長子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卽烝鉏孔達之孫夢康叔命立元爲君夢時元向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圉又羈之孫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衛大夫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昭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元始次子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良善也不善於能行跛也一作弱行非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

尚亨衞國主其社稷遇屯䷂坎上震下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坎上震下變爲坤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元謂宗子之尊長非名元也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于宗廟如下言臨祭祀類社云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卜元遇屯即上屯卦彖辭是也卜縶遇屯之比屯初九爻辭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蓋本卦論彖辭而之卦論爻辭皆言利建侯也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也弗從何爲自繇辭至此言當建立元弱

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跛者宜居不能行侯則當行以上言孟不宜為侯各以所利孟跛利居元吉利建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

葬衛襄公

靈公名元襄公妾婤姶子昭八年即位哀二年辛在位四十二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己卯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豹齊惡子為司寇奪之司寇與鄄豹為衛司寇鄄音絹其邑也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能行故有役則反豹官邑使行公孟惡北宮喜文子佗之子褚師圃定子中之父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

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謂豹稱己善故公孟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也若逃難不與公孟乘是子欺我之言為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周猶完全也周事子謂使豹言不僭也歸死公孟謂食其祿不避其難也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名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帷設於蓋獲門外若今看

（位而伏甲士於中）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鼃音瓜豹之黨寘戈於車薪其上以要公孟塞道使不得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從公孟使不得後）使華齊御公孟（齊亦豹黨）宗魯驂乘及閎中（閎巷門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驅驅車也閱門衛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也）及公宮鴻騮魋駟乘于公（騮音留魋音頹人名也復就公乘一車四人也）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馬路道名衢通道也）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敵執蓋蔽公以孟當侍從闕空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驂乘）

公遂出寅閉郭門（恐追公）踰而從公（踰郭出從公）公如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齊侯景公也青齊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乃將命而行聘事也）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阿比也使青比衛臣下青奉此命不敢以賓自居故欲將事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

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覿私而之禮今未致使故以馬見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將請也詩云將仲子兮掫夜戒守有所繫即下文鐸是也杜云行夜也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扞外役謂掫也不有寡君謂衛君與齊君等不敬衛是不有齊也責與此罪故請掫以除之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衛之設火守備者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即北宮喜渠子召之同叛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

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朝之子）子高魴（霄之子）出奔晉。（皆齊氏黨出奔）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政）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謚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霄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即公孫青言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謂青能敬衛）苑何忌辭，（苑何忌齊大夫）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非康誥全文乃撮其語也）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干犯也犯不及之法）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琴張孔子弟子琴名牢字子開一姓字張衛人也）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宗魯與其亂是豹畜養之盜縶見殺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食其祿不受亂許齊豹行事不爲利疚於回。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不以回待人。知其惡懷二心事之不蓋不義蓋掩發也以周事豹而蓋前非也不犯非禮歸死公孟是死不合義爲犯非禮

○穀梁曰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衛侯不能保其兄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音基連併也楚謂之踂。女輒反聚合不解也衛謂之輒。一作縶如見絆縶也

戊戌定七年○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

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齊書人而又書侵以重貶之結書行人非使人罪也公作沙澤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齊景圖伯叛晉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己亥定八年○晉定士鞅帥師侵鄭獻遂侵衛士公作趙書侵罪晉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結叛晉曲濮衛地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時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會于衛鄟地還就衛鄟澤

地盟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衛叛晉即齊簡子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諸侯與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晉大夫執之也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邑不得為諸侯將歃。歃血以盟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註捘音最擠排也捘衛侯之手血至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信同伸言盟以伸禮有如衛君敢不事有禮國而受晉此無禮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次舍郊外以示責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辱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從謂為臣從所卜之君也大夫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羈馬絡頭紲韁也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能猶耐也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鄭邑報伊闕也鄭伐周伊闕晉為周報之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

也。

庚子定九年 ○秋齊侯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敝無存之父將室之無存齊人其父將為取妻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二貴族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無存既入城夷儀不下服故鬭死於門霤下東郭書讓登書東郭偃後也登城人所難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犂彌從之犂彌齊人從隨書登城也訓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犂彌言書與己俱外登城者盡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言此以詐書而實欲先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畏者之難今又難焉猛亦齊人息戰訖其止息斂甲狀欲

止息之甲惡猛擾已功欲擊之也難去聲言向有登城難今又有猛之難不可不擊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靳靳音覲以皮爲環前却無常處靳制驂馬之行也蓋一車四馬車衡止容二服馬驂馬又別爲二靷以引車內外無定法故引兩驂馬外轡貫於靷中而執之使不得外出也晉車千乘在中牟。疏去中牟當在溫水之上非鄭滎陽中牟縣也救夷儀之師次中牟也衛侯將如五氏齊在晉地五氏衛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褚師圃舊衛大夫時已奔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新克夷儀其帥又賤。書非命卿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

杏於衛[禚音酌即伐夷儀所得者齊致此三邑于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說文作鬒髮上下相植製即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謂彌與己如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與五家令常不供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比殯三加襚衣厚於至也]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犀軒卿車也直蓋高蓋也以卿車載寵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以師哭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辛卯定十年

○晉趙鞅帥師圍衛[晉圍不足以服人也]○冬齊侯[景

衛侯鄭聲游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公作肇謝氏曰以衛有晉難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守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一本北下有隅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衛閉門與午鬪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杜云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侍如畫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

之謂棄禮必不鈞必見殺不能與人鈞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相鼠篇遄速也

甲辰定十有三年春齊侯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葭公作瑕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郥氏即垂葭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齊大夫可銳師伐河內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晉傳車奔告晉必數日方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以罰其言不伐晉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乘廣兵車也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僞使人告晉師

至以恐衛侯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比及也及衛之駕車恐後請以已車代攝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乙巳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景公定陽衛趙黶孫昭子舉之子公穀作晉趙陽○夏衛北宫結來奔。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即公叔發欲公飲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即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若告子則必不請享君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文子執臣禮猶可以免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

上下同之（此言文子臣所以免亡）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驕汰必亡）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此言戍驕所以必亡）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如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孫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戍黨）戍來奔（戍奔魯）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書世子見靈公無道不能正家危其國本）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舊通於宋公子朝靈公為夫人召之）

入衛非今年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時齊侯宋公會洮救范氏見晉盂邑名蒯聵靈公子就會獻之故自衛行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婁豬求子豬也得牡則定喻南子盍歸吾艾猳。杜云艾老也猳牡豕也今按少艾之艾美好也指子朝大子羞之謂戲陽速。大子家臣戲平聲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小君也夫人之稱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彄孟縶之子大子黨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

毋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言民之立身在信我以義爲信故不從非義言

戊申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納見蒯聵之罪爲國人所不受書世子見當有國而拒之之非父不父子不子也○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亂故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郢靈公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內外同之非君私命所能成夏衛靈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靈公適孫也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衛邑宵迷。陽虎曰。虎奔晉趙氏右河而南。必至焉。杜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戚頃丘衛縣西戚城在枯河東從晉師言河西為內東為外故云戚在河外也使大子絻。絻音問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告于戚守門者舉哀入遂居戚邑

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哀三年即位哀十五年父蒯聵入出奔魯哀十七年蒯聵弒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哀十八年衛逐起出公復入衛二十五年復奔宋卒於越

己酉 哀三年。春。齊景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曼姑悼子惡之子共子買之孫

丙辰 哀十年○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彄自鄭奔齊齊納之也

丁巳 哀十一年○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罪其淫也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悼子懿子中之子大叔儀曾孫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所娶宋朝女之娣有寵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即孔圉成子羈之孫惡朝故并出其女而以己女妻疾也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疾溺於嬖寵誘之置之別邑不逐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遂奪其妻。孔文子奪其女不嫁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疾之車也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即孔文子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疾奔宋爲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桓氏即向魋出奔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疾自宋還衛使處巢。死焉。巢衛邑殯於鄖。衛地葬於少禘。亦衛地傳言其失所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疾之父止懿與之飲酒遂聘之生悼子。即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戊杜云悼子姊妹之子甥也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奪邑孔文子之將攻大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夏曰胡周曰簋皆禮器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之名言非謀己爲國謀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辛酉哀十五年○衛公孟彄出奔齊。續經

莊公名蒯聵靈公子出公輒父哀十六年即位在位二年弒

壬戌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子還成即瑞成還音旋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蒯聵妹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軒大夫車服三死死罪三也）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良夫與大子蒙衣為婦人服共載）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寧孔氏家臣）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也載豕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故劫盟欲令逐輒一本作收悝）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

使告季子（子路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衛大夫名獲者駕公車言乘車不欲戰也）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謂事不與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悝祿當救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以入為徒自取難）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有君使開門出故季子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安用劫孔悝登臺雖殺孔悝必有人繼之以攻汝）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免首在地 結纓而死。戴冠整結其纓而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即蒯聵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欲去輒臣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離遭也病困苦也常試也 歸告褚師比。比即聲子定子申之子褚師圃之孫成歸以告之 欲與之伐公。不果。決也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出奔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鄢武子衛大夫肸也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謂戚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

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單武公子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謂能繼父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方天降休福共不敬則不福矣○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半遣之慙負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悝載母俱去及西門。平陽之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祏藏主石函使副車還衛西圃取孔氏廟主以從奔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家臣升爲衛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許公爲孔氏臣還逆載祏者遇子伯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

勝昔臣孔氏而追之是不仁也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以子伯之車從許為孔悝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即大叔遺疾弟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遺居在西南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國之寶器輒皆持去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恐聞其謀屏去左右故代執火曰疾與亡君大子疾出公輒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小豎聞其言以告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癸亥 哀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 於籍田之圃新造帷幄畫虎於上既成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 甸說文作佃云中也衷佃一轅卿車也兩牡馬也孔氏曰甸乘也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 紫衣狐裘 杜云紫衣君服 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古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朝祭正服在君所於禮唯袒正服露裼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至君所恐食熱袒裘是不欲古者近君則解劍 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紫衣袒裘帶劍三者偪僭於君故爲三罪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 戒君或大子來朝謝晉使免己主罪 不然寡

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恐作訴譖訴也謂大子又使人譖訴公於鞅使得罪欲速得位或云椓扣椓之椓促偪意）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觀國書子瓘陳恒兄並音貫）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即陳瓘字）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言我必敵晉不必子致師）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王）○衛侯夢于北宮（宮在昆吾觀北）見人登昆吾之觀（衛遷帝丘夏昆吾嘗居之後有觀在上）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杜云綿綿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三次免死而并數）

一特之事爲三罪殺之是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胥彌赦衞大史曰不害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衞侯貞卜正之

於卜其繇曰如魚竀尾竀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

焉衡橫也裔水邊方羊彷徉徙倚也杜云橫流彷羊不能自安言衞侯將若此魚大國

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

伐衞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

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哀衞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衞侯自鄄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

也何戎之有焉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

圃石圃衛卿悼子惡之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

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北方乃公宮之後

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也戎州

人殺之殺二子公入于戎州己氏己音紀戎人姓初公自城

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髡剔其髮為夫人髢音地編髮首飾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

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

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齊邑

甲子哀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

復歸逐石圃以圃逐兩君而復石魋與大叔遺蒯聵所逐者

辛未冢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衛輒也衛

侯為靈臺于藉圃與大夫飲酒焉落成飲酒褚師聲子

韈而登席即褚師比圃之孫申之子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辭謝公臣

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㲉之㲉音㱿嘔吐也是以不敢

不敢解韈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拢手

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即公孫彌

牟子南之子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

車于池公有忿拔公文要之車於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即夏戊也

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即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是戊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爲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之子爲甥姊妹之孫與己之孫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甥孫爲從甥孫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盟以恥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疾已死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言蒯聵不速奔

遂爲戎州所殺 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衛邑 在長垣縣近晉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 衛邑在東郡鄄城齊晉界邑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 衛近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

請適城鉏以鉤越 杜云城鉏宋邑即十一年雅以與大叔疾者宋南近越轉相鉤牽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

我始乃載寶以歸 拳彌詐言衛將追公奪其寶請速行已爲先遂載寶歸衛 公

爲支離之卒 陳名也 因祝史揮以侵衛 揮衛祝史 衛人病

之懿子知之 懿即公文要知揮爲內應 見子之 即彌牟文子也 請逐揮

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

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無邪難而遣先遣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出凡五日乃奔出公所在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壬申哀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魯大夫武叔之子文子也會越皐如后庸二子越大夫宋樂茂宋司城子路納衛侯文子欲納之衛彌牟懿子曰。公文要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褚師比之父焚之于平莊之上。平莊陵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重開門而納公嚴設守備以恐公）公不敢入師還（越師還）立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黔也）南氏相之（即彌牟）以城鉏與越人公曰（出公）期則爲此（言逐君乃司徒期爲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故令宮人報怨於姊）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期告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衛出公自城鉏

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衛齊（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孫甯今又孫城鉏）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邢（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侯爵姬姓周公之弟四子受封於邢其地在廣平襄

國縣隋邢州龍崗縣今邢臺縣是其故地後遷夷儀今邢臺縣西一百三十里有夷儀城

己未莊三十二年 ○狄伐邢

庚申閔元年 ○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性貪如豺不可厭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中夏皆親近不可不與兵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不興兵為宴安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狄乃人之同惡者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壬戌僖元年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傳作

曹伯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聶北）邢地次者按兵觀釁以待事書師見其兵力有餘書次譏救之不速也邢以自遷爲文再書諸侯者美桓卒能救患救災云是何之師也使之如歸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次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邢地）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曰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耻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註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己十也

己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杜云狄稱人者史異辭非春秋夷狄稱人賤之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于訾婁狄師還（邢西距衛）

庚辰僖十九年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即甯速武子父）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辛巳僖二十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考）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壬午僖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為邢故也）

丙戌僖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曲禮諸侯）

不生名臧同姓名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以手持人臂曰掖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